史記三家註/卷0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

史記三家註卷八十
樂毅列傳第二十
作者：司馬遷

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

樂毅列傳第二十

樂毅者，其先祖曰樂羊。樂羊爲魏文侯將，伐取中山，〈正義今定州。〉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屬常山。」　索隱《地理志》常山有靈壽縣，中山桓公所都也。　正義今鎮州靈壽。〉樂羊死，葬於靈壽，其後子孫因家焉。中山復國，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，〈索隱中山，魏雖滅之，尚不絕祀，故後更復國，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。〉而樂氏後有樂毅。

樂毅賢，好兵，趙人舉之。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趙有沙丘宮，近鉅鹿。」〉乃去趙適魏。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，燕昭王怨齊，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。燕國小，辟遠，力不能制，於是屈身下士，先禮郭隗〈正義說苑云：「燕昭王問於隗曰：『寡人地狹民寡，齊人取薊八城，匈奴驅馳樓煩之下。以孤之不肖，得承宗廟，恐社稷危，存之有道乎？』隗曰：『帝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實師；王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實友；霸者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實僕；危困國之臣，其名臣，其實虜。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，則廝役之才至矣；南面聽朝，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，則人臣之才至矣；北面等禮，不乘之以勢以求臣，則朋友之才至矣；西面逡巡以求臣，則師傅之才至矣。誠欲與王霸同道，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。』於是常置隗爲上客。」〉以招賢者。樂毅於

是爲魏昭王使於燕，燕王以客禮待之。樂毅辭讓，遂委質爲臣，燕昭王以爲亞卿，久之。

當是時，齊湣王彊，南敗楚相唐眛〈索隱莫葛反。〉於重丘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縣名，屬平原。　正義在冀州城武縣界。〉西摧三晉於觀津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觀津，縣名，屬信都，漢初屬清河也。　正義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。〉遂與三晉擊秦，助趙滅中山，破宋，廣地千餘里。與秦昭王爭重爲帝，已而復歸之。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。湣王自矜，百姓弗堪。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。樂毅對曰：「齊，霸國之餘業也，地大人衆，未易獨攻也。王必欲伐之，莫如與趙及楚、魏。」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，別使連楚、魏，令趙嚾說秦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嚾，進說之意。」　索隱嚾音田濫反，字與「啗」字同也。〉以伐齊之利。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，皆爭合從與燕伐齊。樂毅還報，燕昭王悉起兵，使樂毅爲上將軍，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。樂毅於是并護〈索隱護謂總領之也。〉趙、楚、韓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齊，破之濟西。諸侯兵罷歸，而燕軍樂毅獨追，至于臨菑。齊湣王之敗濟西，亡走，保於莒。樂毅獨留徇齊，齊皆城守。樂毅攻入臨菑，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。燕昭王大說，親至濟上勞軍，行賞饗士，封樂毅於昌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屬齊。」　索隱《地理志》縣名，屬齊郡。　正義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。〉號爲昌國君。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，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。

樂毅留徇齊五歲，下齊七十餘城，皆爲郡縣以屬燕，唯獨莒、即墨未服。〈正義即墨今萊州。〉會燕昭王死，子立爲燕惠王。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，及即位，齊之田單聞之，乃縱反閒於燕，曰：「齊城不下者兩城耳。然所以不早拔者，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，欲連兵且留齊，南面而王齊。齊之所患，唯恐他將之來。」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，得齊反閒，乃使騎劫〈索隱燕將姓名也。〉代將，而召樂毅。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，畏誅，遂西降趙。趙封樂毅於觀津，號曰望諸君。〈索隱望諸，澤名，在齊。蓋趙有之，故號焉。《戰國策》「望」作「藍」也。〉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、齊。

齊田單後與騎劫戰，果設詐誑燕軍，遂破騎劫於即墨下，而轉戰逐燕，北至河上，〈正義滄德二州之北河。〉盡復得齊城，而迎襄王於莒，入于臨菑。

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，以故破軍亡將失齊；又怨樂毅之降趙，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。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，且謝之曰：「先王舉國而委將軍，將軍爲燕破齊，報先王之讎，天下莫不震動，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！會先王弃羣臣，寡人新即位，左右誤寡人。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，爲將軍久暴露於外，故召將軍且休，計事。將軍過

聽，以與寡人有隙，遂捐燕歸趙。將軍自爲計則可矣，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？」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：

臣不佞，不能奉承王命，以順左右之心，恐傷先王之明，有害足下之義，故遁逃走趙。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，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，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，故敢以書對。

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，其功多者賞之，其能當者處之。故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論行而結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臣竊觀先王之舉也，見有高世主之心，〈正義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，故假魏節使燕。〉故假節於魏，以身得察於燕。先王過舉，廁之賓客之中，立之羣臣之上，不謀父兄，〈正義杜預云：「父兄，同姓羣臣也。」〉以爲亞卿。臣竊不自知，自以爲奉令承教，可幸無罪，故受令而不辭。

先王命之曰：「我有積怨深怒於齊，不量輕弱，而欲以齊爲事。」臣曰：「夫齊，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。練於兵甲，習於戰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必與天下圖之。與天下圖之，莫若結於趙。且又淮北、宋地，楚魏之所欲也，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，齊可大破也。」先王以爲然，具符節南使臣於趙。顧反命，起兵擊齊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靈，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。〈正義濟上在濟水之上。〉濟上之軍受命擊齊，大敗齊人。輕卒銳兵，長驅至國。齊王遁而走莒，僅以身免；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。齊器設於寧臺，〈索隱燕臺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燕元英、曆室二宮，皆燕宮，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。」〉大呂陳於元英，〈索隱大呂，齊鍾名。元英，燕宮殿名也。〉故鼎反乎曆室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曆，歷也。」　索隱燕鼎前輸於齊，今反入於曆室。曆室亦宮名，《戰國策》作「歷室」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歷室，燕宮名也。」高誘云：「燕噲亂，齊伐燕，殺噲，得鼎，今反歸燕故鼎。」〉薊丘之植植於汶篁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竹田曰篁。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。」　索隱薊丘，燕所都之地也。言燕之薊丘所植，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。徐注非也。　正義幽州，薊地西北隅有薊丘。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，西南入沛。〉自五伯已來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爲慊於志，〈索隱按：慊音苦簟反。作「嗛」，嗛者，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。〉故裂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國諸侯。臣竊不自知，自以爲奉命承教，可幸無罪，是以受命不辭。

臣聞賢聖之君，功立而不廢，故著於春秋；蚤知之士，名成而不毀，故稱於後世。若先王之報怨雪恥，夷萬乘之彊國，收八百歲之蓄積，及至弃羣臣之日，餘教未衰，執政任事之臣，脩法令，慎庶孽，施及乎萌隸，皆可以教後世。

臣聞之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終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，而吳王遠迹至郢；夫差弗是也，賜之鴟夷而浮之江。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，故沈子胥而不悔；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，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。〈索隱言子胥懷恨，故雖投江而神不化，猶爲波濤之神也。〉

夫免身立功，以明先王之迹，臣之上計也。離毀辱之誹謗，〈索隱誹音方味反。〉墮先王之名，〈索隱墮音許規反。〉臣之所大恐也。臨不測之罪，以幸爲利，義之所不敢出也。〈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，以幸免爲利，今我仍義先王之恩，雖身託外國，而心亦不敢出也。〉

臣聞古之君子，交絕不出惡聲；〈正義言君子之人，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。〉忠臣去國，不絜其名。〈索隱言忠臣去離本國，不自絜其名，云己無罪，故《禮》曰「大夫去其國，不說人以無罪」是也。　正義言不絜己名行而咎於君，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。〉臣雖不佞，〈索隱不佞猶不才也。〉數奉教於君子矣。〈索隱上「數」音朔。言我已數經奉教令於君子。君子即識禮之人。謂己在外，猶云己罪，不說王之有非，故下云「不察疏遠之行」，斯亦忠臣之節也。〉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，不察疏遠之行，故敢獻書以聞，唯君王之留意焉。〈集解夏侯玄曰：「觀樂生遺燕惠王書，其殆庶乎知機合道，以禮始終者與！又其喻昭王曰：『伊尹放太甲而不疑，太甲受放而不怨，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。』夫欲極道德之量，務以天下爲心者，必致其主於盛隆，合其趣於先王，苟君臣同符，則大業定矣。于斯時也，樂生之志，千載一遇。夫千載一遇之世，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，豈其局迹當時，止於兼并而已哉！夫兼并者，非樂生之所屑；彊燕而廢道，又非樂生之所求。不屑苟利，心無近事，不求小成，斯意兼天下者也。則舉齊之事，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。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，此兵不興於爲利矣。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，此仁心著於遐邇矣。舉國不謀其功，除暴不以威力，此至德全於天下矣。邁全德以率列國，則幾於湯武之事矣。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，收民明信以待其斃，將使即墨、莒人顧仇其上，願釋干戈賴我，猶親善守之，智無所施之。然則求仁得仁，即墨大夫之義；仕窮則徙，微子適周之道。開彌廣之路，以待田單之徒；長容善之風，以申齊士之志。使夫忠者遂節，勇者義著，昭之東海，屬之華裔，我澤如春，民應如草，道光宇宙，賢智託心，鄰國傾慕，四海延頸，思戴燕主，仰望風聲，二城必從，則王業隆矣。雖淹留於兩邑，乃致速於天下也。不幸之變，世所不圖，敗於垂成，時運固然。若乃逼之以威，劫之以兵，攻取之事，求欲速之功，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，麥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，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，鄰國望之，其猶豺虎。既大墮稱兵之義，

而喪濟溺之仁，且虧齊士之節，廢廉善之風，掩宏通之度，弃王德之隆，雖二城幾於可拔，霸王之事逝其遠矣。然則燕雖兼齊，其與世主何以殊哉？其與鄰國可以相傾？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，顧城拔而業乖也。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，顧業乖與變同。繇是觀之，樂生之不屠二城，未可量也。」〉

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〈索隱音紀閑反，樂毅之子也。〉爲昌國君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，燕、趙以爲客卿。樂毅卒於趙。〈集解張華曰：「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。」〉

樂閒居燕三十餘年，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，〈索隱栗，姓；腹，名也。漢有栗姬。〉欲攻趙，而問昌國君樂閒。樂閒曰：「趙，四戰之國也，〈索隱言趙數距四方之敵，故云「四戰之國」。　正義東鄰燕、齊，西邊秦、樓煩，南界韓、魏，北迫匈奴。〉其民習兵，伐之不可。」燕王不聽，遂伐趙。趙使廉頗擊之，大破栗腹之軍於鄗，禽栗腹、樂乘。樂乘者，樂閒之宗也。於是樂閒奔趙，趙遂圍燕。燕重割地以與趙和，趙乃解而去。

燕王恨不用樂閒，樂閒既在趙，乃遺樂閒書曰：「紂之時，箕子不用，犯諫不怠，以冀其聽；商容不達，身祇辱焉，以冀其變。及民志不入，獄囚自出，〈索隱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，故云「不入」。又獄囚自出，是政亂而士師不爲守法也。〉然後二子退隱。故紂負桀暴之累，二子不失忠聖之名。何者？其憂患之盡矣。今寡人雖愚，不若紂之暴也；燕民雖亂，不若殷民之甚也。室有語，不相盡，以告鄰里。〈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，必告鄰里，今故以書相告也。〉二者，寡人不爲君取也。」〈正義二者，謂燕君未如紂，燕民未如殷民。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，是寡人不爲君取之。〉

樂閒、樂乘怨燕不聽其計，二人卒留趙。趙封樂乘爲武襄君。〈索隱樂乘，樂毅之宗人也。〉

其明年，樂乘、廉頗爲趙圍燕，燕重禮以和，乃解。後五歲，趙孝成王卒。襄王使樂乘代廉頗。廉頗攻樂乘，樂乘走，廉頗亡入魏。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。

其後二十餘年，高帝過趙，問：「樂毅有後世乎？」對曰：「有樂叔。」高帝封之樂卿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北新城。」　正義《地理志》云信都有樂卿縣。〉號曰華成君。華成君，樂毅之孫也。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、樂臣公，〈集解一作「巨公」。〉趙且爲秦所滅，亡之齊高密。樂臣公善修黃帝、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

太史公曰：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，未嘗不廢書而泣也。樂臣公學黃帝、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樂瑕公，樂瑕公教樂臣公，〈索隱本亦作「巨公」也。〉樂臣公教蓋公。〈索隱蓋音古闔反。蓋公，史不記名。〉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

索隱述贊昌國忠讜，人臣所無。連兵五國，濟西爲墟。燕王受閒，空聞報書。義士慷慨，明君軾閭。閒、乘繼將，芳規不渝。